

# 初探胡恩德先生的屬靈取向對 喜樂福音堂的影響

鄭以心

## 一 引言

本文旨在探討胡恩德先生<sup>1</sup>對於屬靈課題的看法及其看法如何影響喜樂福音堂的發展。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筆者首先會嘗試透過胡恩德先生本人一些相關的著作，了解他對屬靈課題的看法，<sup>2</sup>另由於是次討論內容也觸及胡恩德先生的屬靈取向對喜樂福音堂發展的影響，因此，筆者計劃訪問現時仍在喜樂福音堂聚會，又較具代表性的傳道同工及信徒對是次題目的看法。<sup>3</sup>筆者深信，那些仍在

---

<sup>1</sup> 胡恩德先生乃喜樂福音堂的長老，除了喜樂福音堂的信徒之外，教會圈內皆習慣稱他為胡恩德先生。筆者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願及喜樂福音堂信徒的一貫做法，故在本文也以「先生」這個稱謂來稱呼胡恩德長老了。

<sup>2</sup> 除了參考坊間基督教書局可以購買到的胡恩德先生之著作外，也在神的恩助中找到一些喜樂福音堂印製的刊物，相信其中的資料可以帶來更強的說服力。

<sup>3</sup> 相信由於喜樂福音堂傾向採用低調的處事方式，參《我們的教會——「你所喜悅的」》（香港：喜樂福音堂〔耶穌基督的教會〕2002），頁174，提到喜樂福音堂在刊登其創辦人美愛清姑娘（Julia Meadows）的信稿時，竟然連寫信人的署名也沒有刊載。另胡恩德先生在《天路上的忠告》（香港：喜樂福音堂，1997），頁156，提到美姑娘的事蹟時，也只是以「從前的長者」這種方式來作出形容。喜樂福音堂竭力避免讓人為的因素阻礙了神榮耀的彰顯（參《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2-13）。因此，筆者在聯絡該堂七位受過正規神學院訓練的傳道同工（與他們有某程度之認識），提出訪問時，竟然一再遭到婉拒。然而，在神的恩助

喜樂福音堂聚會的信徒和傳道同工的意見，是十分值得參考的，特別對於向來不太重視系統記錄或採用較為科學點算方式的喜樂福音堂而言，<sup>4</sup> 這種口述資料最有助讀者了解胡恩德先生如何理解屬靈課題。當然，在文章結束之前，筆者會作出一點回應，深盼藉此讓讀者對相關課題有較為深入的領受。

## 二 胡恩德先生的屬靈取向

雖然在論及屬靈方面的課題時，胡恩德先生甚少採用近期較為信徒所熟悉之「靈修神學」相關詞彙，<sup>5</sup> 甚至連類似「靈程進階」、「屬靈階梯」等的講法也沒有太多提及，然而，只要有機會細閱胡恩德先生對屬靈課題的分享，不難發現其積極和努力向前追

---

和開路下，筆者仍然有機會訪問到兩位較為陌生，但卻較具代表性的傳道同工吳培炳先生及李婉棠姊妹（李姊妹為喜樂福音堂的執事）。兩位受訪者從喜樂福音堂原初基地（深水 堂）年代聚會和事奉到如今，同時，他們也有一段頗長時間和胡恩德先生一起事奉和敬拜主，因此，吳培炳先生及李婉棠姊妹所分享的內容及看法對本文極具參考價值。

<sup>4</sup> 李婉棠姊妹提到喜樂福音堂雖然有相當人數參與聚會，但由於教會並不重視數點人數的做法，為免讓「人為」的因素滲入教會，同時也害怕犯上了舊約記載那種「數點人數」的錯誤，因此，不容易為那些想了解喜樂福音堂實況的人士提供有關的確實數據。另由於《音訊》是喜樂福音堂的教會刊物，但當筆者向吳培炳先生請求可否參閱，好從中了解胡恩德先生對有關課題的看法時，吳培炳先生卻表示無法提供協助，因為喜樂福音堂沒有系統儲存有關刊物。吳培炳先生建議，若本人真有興趣查閱《音訊》的話，相信要聯絡喜樂福音堂不同的弟兄姊妹，或許可以從他們的收藏中找到一些《音訊》作為參考。這樣的事例顯示，喜樂福音堂並不太 重資料的整理，因此，資深傳道或信徒的分享便顯得十分重要了。

<sup>5</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香港：喜樂福音堂（耶穌基督的教會），2002），頁189，胡恩德先生頗為反對採用或學習天主教的靈修方式，因為他認為有效的靈修只需單單靠 主的恩助，毋須依靠甚麼所謂方法或技巧。

求的看法。換言之，若採用「不斷向前發展的路線」這個說法來形容胡恩德先生對屬靈課題所持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筆者從幾個重點來歸納胡先生對屬靈課題的取向，包括「屬靈的起點」、「屬靈的延續」及「屬靈的目標」。這幾個要點作為理解胡先生看法的「扶手」，讓讀者較容易明白胡先生如何以積極向前的態度來了解屬靈課題。按筆者理解，胡先生不但持有殷切努力向前追求的屬靈看法，他更 意以這種屬靈取向來勉勵信徒，應該好好兌現神所預備的一切豐盛恩典。<sup>6</sup>

#### （一）以「清楚得救」為屬靈的起點

胡先生的家庭背景其實與一些較為有歷史背景的宗派教會相關。<sup>7</sup> 其中以胡先生幼年時在聖公會領受嬰孩洗禮的事實便可證實。<sup>8</sup> 從胡恩德先生的家人願意為他進行這個基督徒子女該接受的禮儀，及他的父族及母族皆有濃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這兩方面看，胡恩德先生是在基督教的薰陶下成長的。因此，胡先生並不算是第一代信徒，而他自幼對聖經有某程度的接觸也不是甚麼希奇的事。不過，他也發現眾多在他身旁出現的長輩及信徒竟然對救恩的事情欠缺確實的把握，甚至有人認為需要靠 善行才可以得救，<sup>9</sup> 再加上他有一位當了牧師的堂兄，因為對得救的問題沒有把握，在面對

---

<sup>6</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香港：宣道出版社，2003），頁87。

<sup>7</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94，胡恩德先生的曾祖父及其母親在禮賢會聚會，而他的父親則在聖公會聚會。另胡恩德先生在其著作《蘋果樹下》（香港：宣道出版社，1996），頁55提到其父族母族的人在清朝時經已為主受逼迫，特別在義和團的迫害中，若不是出於主的憐憫和拯救，恐怕已經喪命了。

<sup>8</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90、126。

<sup>9</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93。

手術和死亡時顯得十分惶恐和沒有盼望似的，<sup>10</sup> 這令胡先生對得救的問題不敢有所怠慢。此外，按照胡先生本人的分享，因他自幼已十分渴望能夠弄清楚「得救」的事情，而驅使他一直努力朝這個方向尋找答案。<sup>11</sup> 按胡恩德先生的兒子胡蔭培先生在其父親的安息聚會中提到，胡恩德先生是在1924年透過讀聖經而確定了個人得救。<sup>12</sup> 自從確認了自己得救後，他便常常享受到一份屬天的安息和喜樂，以致每當有機會擔當講道職事時，無論在哪一種場合，<sup>13</sup> 他均爭取機會宣講關乎得救的信息，甚至還坦然提到：「我們極注重向教內人傳福音，但也不忘向教外人傳福音」。胡恩德先生這樣熱中幫助信徒明白「得救真理」的做法，難免導致教會圈內有些信徒和教牧同工對他的行事略有微言了。<sup>14</sup>

既然對胡恩德先生來說，得救與否是一件那麼重要和基要的屬靈事情，到底在他的心目中，得救所指的是甚麼呢？胡恩德先生提到，「『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可代表我們現今所說『得救』這詞聖經所說的『得救』，不但是被拯救出來，也同時指領受神的生命，可以活在那滿有生命的範圍內以及永生神的面前，甚至活在祂面。不過『得救』的意思主要是在消極方面，就是由沈淪、永遠的絕望及痛苦的情形被救出來」。 <sup>15</sup> 換言之，對胡恩德先生

---

<sup>10</sup> 胡恩德：《默念祂的名》（香港：宣道出版社，2002），頁136。

<sup>11</sup> 胡恩德：《默念祂的名》，頁94、127。

<sup>12</sup> 參喜樂福音堂為胡恩德先生發行之胡恩德先生安息禮拜的光碟。

<sup>13</sup> 這所指的不單是喜樂福音堂內的講道，也包括胡恩德先生應其他堂會及團體邀請的講道。

<sup>14</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路」》，頁101、127、136；胡恩德：《給慕道的人》（香港：宣道出版社，2004），頁59。

<sup>15</sup> 胡恩德：《給慕道的人》，頁177。

來說，得救不但是被神從沈淪和絕望中拯救出來，以致當事人不用擔心永恆的去向。還有，得蒙拯救的人更可以享受活在神 面的生命的福氣，這不但使當事人欣然面對生命 的每一個處境，當事人更可以放膽靠 神的同在和恩助，好好把聖經的道理履行出來。正因為胡恩德先生那麼重視幫助信徒確知得救的道理，當信徒可以掌握這項重要的聖經教導而不掛慮將來的去向時，他更可以肯定神的同在和恩助是足夠他所使用的，這種對屬靈事情的確實把握，便成了信徒在奔走靈程時的重要基礎和起步點了。試想想，當有信徒在得救上滿有把握，可以懷 一份毫無後顧之憂的態度依靠神，把聖經真理實行出來時，他豈不更容易成為一個蒙神喜悅的信徒嗎？因此，若說胡恩德先生以確立得救問題的做法作為整個屬靈取向的基礎和起步點，相信沒有人會提出甚麼異議了。

胡恩德先生不但重視幫助人明白得救的道理，他更願意按照聖經的教導提醒人，得救的條件就是以一顆悔改的心來相信主耶穌，以致他明明地表示：「單單悔罪或悔改本身不能叫你得救，但若你以悔改的心來相信，便可以得救（約三16、36，五24）」。<sup>16</sup> 由於胡恩德先生實在遇到太多信徒因為不肯定得救，而錯誤地以為要靠 行為才可以討神的喜悅的問題，所以，他在《給慕道的人》一書中以「得救非因行為」作為其中一課的題目，以便清楚指出這個重要的事實。<sup>17</sup> 與此同時，胡恩德先生提到那些願意悔改相信主的人一定可以在得救的同時，也蒙受神的恩典，而得以成為神的兒女，<sup>18</sup> 這除了成為一種叫人加倍重視得救真理的推動力外，胡恩德

---

<sup>16</sup> 胡恩德：《給慕道的人》，頁179。

<sup>17</sup> 胡恩德：《給慕道的人》，頁185-188。

<sup>18</sup> 胡恩德：《給慕道的人》，頁179。

先生更藉此清楚指出，人類不可能靠自己的行為得以成為神的兒女。若不是出於神所賞賜的福氣和接納，人類還可以憑甚麼得以享受到作為神兒女的尊貴身分呢？為了幫助信徒在現實的處境中盡力活出得救的真義，胡先生提到得救其實更是一件「現在的事」，他不諱言道：「得救是現在的事。約翰福音五章二十四節指出，若我們履行兩個條件，就可以得三方面的恩典。兩個條件是：(1) 聽主的話；(2) 信主差來的。三方面的恩典是：(1) 現在有永生；(2) 將來——不至定罪；(3) 過去完成——是已經出死入生了」。<sup>19</sup> 只要信徒明白得救原來和此時此刻的經歷有一種分割不開的關係，他便更容易每時每刻靠恩主的幫助而生活了。試想想，若信徒可以得一份這樣的確據，他又焉能不靠主的恩助活出得勝的生活來呢？

正因為胡恩德先生定意以「清楚得救」這個真理作為接受信仰的起步點，以致論及「屬靈途程」的討論時如此說：「當我們信主後，正是站在屬靈途程的起點，看在前面的這條道路要怎樣走才走得成功呢？」。<sup>20</sup> 胡恩德先生把得救的問題看為整個屬靈生命的「基礎」及「起步點」，這令接受如斯教導的信徒不會採取一種錯誤的態度來面對信仰的事實。他們一定不會將信靠耶穌看作好像購買了保險單那樣，在平常的日子只會把保險單放在一旁，到了有需要時才拿出來使用。胡恩德先生在得救真理方面的教導，推動信徒認真按照聖經真理活出新生命樣式，因為「得救」是現在的事，信徒同時可以靠神的同在和幫助來活出新生命的意義。試問，當信徒願意採取這樣的方式來過活的話，他們又怎會容易墮入犯罪和

---

<sup>19</sup> 胡恩德：《給慕道的人》，頁189-190。

<sup>20</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頁8。

頂撞神的光景中呢？他們又怎能不更容易把神在聖經中所顯示的心意實行出來呢？

此外，胡恩德先生之所以那麼「重得救的道理」，除了是他個人在信仰上的追尋所帶來的自然後果外，喜樂福音堂的創辦人美愛清姑娘 (Julia Meadows) 對他的影響也是不容低估的事實。按資料顯示，胡恩德先生是在清楚解決了得救問題後的一段日子，才正式擔負喜樂福音堂傳道同工的職任。<sup>21</sup> 想不到，當美姑娘準備離開香港時，她竟然要胡恩德先生及另一位男同工仔細把自己的得救見證書寫出來，好確定他們真是明白這個道理，然後，她才放心把工作交給在他們的肩頭上。<sup>22</sup> 易地而處，各位敢在堂會創辦人離去之後不加倍重視得救的道理嗎？正因為胡恩德先生個人在靈程成長的經歷上被聖靈引導要正視得救的問題，同時又獲得了屬靈長者美姑娘多番勉勵要重視這件事，因此，胡先生以此作為他整個屬靈取向的基礎及起步點，那又怎值得希奇？事實上，胡恩德先生這樣「重得救的問題」，也符合聖經教導，再加上他看見那些清楚明白得救的信徒可以更容易按照神的心意而行，那便成了他的鼓舞，令他更肯定自己的教導是正確的。

簡言之，按筆者的看法，胡恩德先生不但十分看重得救的問題，這更成了他對屬靈取向的重要基礎和起步點。正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當信徒願意接受胡恩德先生的教導，首先按聖經的教導在得救的問題作出明確的處理，他們便可以從一個堅實的基礎和起步點出發，得以邁向美好的靈命成長目標。

---

<sup>21</sup> 參喜樂福音堂為胡恩德先生發行之胡恩德先生安息禮拜的光碟。胡恩德先生的兒子胡蔭培先生提到，胡恩德先生在1924年清楚得救，但在1932年才成為喜樂福音堂的傳道同工。

<sup>22</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頁20。

## (二) 以「讀經祈禱」為屬靈的延續

由於胡恩德先生深信得救只不過是整個信仰的基礎和起步點，因此，信徒便需要在屬靈生命方面繼續作出追求了，這才不會辜負神所賞賜的浩大恩典。胡恩德先生認為，信徒應當透過勤讀聖經及誠心祈禱的操練，讓屬靈生命不斷成長，討神喜悅。或許，就讓我們一同看看胡恩德先生如何理解讀經、禱告對靈命成長所可能產生的正面幫助，同時，也嘗試了解一下胡恩德先生認為信徒該怎樣行事，才可以在讀經及祈禱方面充實起來，促使靈命可以有更佳的進步。

胡恩德先生認為蒙福和復興的生命所指的，就是與神有美好關係的一種經歷，因為透過這份美好的生命關係，信徒的心不但可以朝向主，更可以因為愛主的緣故，而有效把神的心意履行出來。胡恩德先生繼而提到，若一個人真願意愛主和與神建立那份親密的關係，便不能不先對主有清楚認識。<sup>23</sup> 故此，用心研讀聖經便成了不可或缺的途徑了。惟有透過神所啟示的聖經真理，屬神的人才可以進深認識神，當人因為願意讀聖經而對神有清楚認識時，他不但可以活出蒙神喜悅的生命來，並且基於他愛神的心，他的事奉也是「真正蒙神喜悅的事奉」。<sup>24</sup> 再者，胡恩德先生清楚提到，認真地讀經不但讓信徒更明白神及其旨意，同時也會激發信徒有動力保持靈命追求，因為當信徒在讀聖經時有所看見及有所得時，這份寶貴的經歷便會激發他繼續向前追求的渴慕了。<sup>25</sup> 若有信徒認為他在研讀聖經的事上已接近合格的話，胡恩德先生一定會透過保羅在以

---

<sup>23</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34。

<sup>24</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34。

<sup>25</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頁19。

弗所書的禱告教導給予提醒，縱然有人認為自己已經對聖經有相當掌握，但他必須繼續努力進深研讀，這才可以超越既有目標。<sup>26</sup> 綜合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胡恩德先生是何等相信，好好研讀聖經不但是清楚得救的信徒該盡的本分，同時也是有效奔走靈程的要訣，因為讀聖經除了使我們更認識神外，更使我們有動力遵行神的心意，若有人不願意重視研讀聖經的操練，他還可以透過甚麼方式保持那分繼續追尋的渴慕呢？若缺少聖經真理的推動，還哪有向前的動力呢？

胡恩德先生除了從原則的角度提醒信徒必須勤讀聖經外，他也教導信徒該如何研讀聖經才對。首先，胡先生在方法討論上指出，信徒應當採取一種所謂「硬讀」的方法來研讀聖經，意即縱然讀聖經的過程中遇上一些難處，甚或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信徒仍該繼續讀下去，直到從主那裏有所領受為止。胡恩德先生在他的分享中提到：「上文曾說提摩太如何讀聖經？保羅怎樣讀聖經？是否有大堆講義、註解書籍備用？他們不也是讀、讀、讀嗎！所以大家若想明白聖經；怎讀才明白呢？要是你希望在本文內得到甚麼好方法，就定然失望。我老實告訴你，這方法就是『硬』讀；多讀。這是基本的方法」。<sup>27</sup> 雖然胡恩德先生如斯重視「硬讀」聖經的方法，但這並不表示他抗拒其他有助明白聖經的參考資料，只要信徒願意先透過讀聖經的機會，嘗試領受神的教導，他仍然可以輔以各種聖經釋作為參考。胡恩德先生就這方面作出這樣的分享：「讓自己先讀，當發現困難，茫無頭緒，結構鬆散，使你難以明白，才

---

<sup>26</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頁15。

<sup>27</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26-27。

借助參考書不遲」。<sup>28</sup> 換言之，按照胡恩德先生的看法，「讀經為『先』，參考聖經資料為『後』」正是信徒在研讀聖經時必須注意的步驟。事實上，按照他的兒子在其安息聚會中的分享，胡恩德先生除了是一個相當博學的人外，<sup>29</sup> 他甚至認為，只要信徒曉得以一顆愛主的心，並不懷一種愛世界的態度去接受神學博士學位，那也沒有甚麼不妥當！<sup>30</sup>

至於在切實研讀聖經方面，胡恩德先生對信徒有一點非常明顯的提醒，那就是信徒必須透過「切實遵行神話語」的方式，來掌握聖經真理的意義。相信透過以下胡恩德先生的一段分享，我們可以更清楚他的看法。胡恩德先生提到：「蒼蠅是靠牠的足部嘗味的，牠只須站 即能分辨哪些是可吃的。我們明白聖經時是用我們的『腳』。意思是指：當我們『行』主的道，主就教導我們，聖靈就領我們進入真理 面。『進入』一詞，我們繙作『明白』（參約十六章）。『進入』固可說『明白』，但亦含此意 你『行』入去，到了一個地步，就有所看見：再『行』入些，所看見的就愈多。我們能夠明白聖經，認真得 主的話是因這關係。況且，當我們『行』時，我們的心靈是與主相通的。主的靈會教導我們，在我們讀聖經時與我們講話。我們若是『通』，同主交通是暢通無阻的，因盡所知的來與主同行，切實對付罪並追求愛主。這樣與主同行，主會光照我們」。<sup>31</sup> 另在論及遵行神話語的課題時，胡恩

---

<sup>28</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30。

<sup>29</sup> 參喜樂福音堂為胡恩德先生發行之胡恩德先生安息禮拜的光碟。

<sup>30</sup> 胡恩德：《牧者的心——哥林多前書選講》（香港：喜樂福音堂〔耶穌基督的教會〕），2003年），頁22。

<sup>31</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32。

德先生樂意藉一些具體的事例，教導信徒該如何實踐神的話語，就以得罪人這件生命中常見的事情為例，假若信徒真的在這樣的事情上令致別人感到不快，他既願意遵行聖經教導，便應該向對方認罪及賠罪。<sup>32</sup> 當信徒願意藉這些具體和容易實踐的教導作為履行聖經真理的初階時，便不難在實踐神話語的事上有更佳進步了。

相信胡恩德先生深受喜樂福音堂創辦人美姑娘的影響，認定「注重全本聖經教導」的重要，<sup>33</sup> 以致在講解聖經時十分看重信徒必須研讀和遵行全本聖經教導，這不但是兩位受訪者吳培炳先生及李婉棠姊妹異口同聲提到的事實，<sup>34</sup> 連在安息聚會悼念胡恩德先生的多位教牧同工也一再指出，胡恩德先生不但喜歡系統地一章一章嚴謹講解聖經，他也不會嘗試避開一些聖經中難解的地方或容易引來不同看法的經文，<sup>35</sup> 縱使胡恩德先生沒有為這些聖經難題所牽涉的不同觀點作出圓滿的處理，但他卻勉勵信徒該考慮不同見解所宣稱的論點，只要有關重點符合聖經教導，便該接納。胡恩德先生身體力行，對喜樂福音堂的傳道同工或信徒產生積極的影響。

作為上述的總結，我們清楚看見胡恩德先生認定研讀聖經是兌現屬靈益處的關鍵要素，因為聖經不但可以幫助信徒更認識神，以致信徒的生命受真理激發，愛神更多和用心履行神的心意。並且當信徒懷一顆完全敞開的心來研讀聖經，又切實地把聖經的教導一一實行出來時，他便有機會在屬靈領域上邁進，成為一位討神喜悅的信徒了。

---

<sup>32</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266。

<sup>33</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9。

<sup>34</sup> 參照本文附上之 訪問稿（一），第4題答案及 訪問稿（二），第2題答案。

<sup>35</sup> 參喜樂福音堂為胡恩德先生發行之胡恩德先生安息禮拜的光碟。

除了「硬」讀聖經及遵行聖經幫助信徒靈命成長外，胡恩德先生沒有忘記以身體力行，來提醒信徒應當在禱告的操練上好下工夫，因為這是另一條有效幫助靈命成長的蹊徑。當兩位受訪者吳培炳先生及李婉棠姊妹提到胡恩德先生的屬靈特質時，他們異口同聲表示，胡恩德先生不但十分重視禱告的實踐，他更喜歡透過為個別信徒代禱使牧養事奉的果效達致圓滿，他除了會按照受洗名單逐一為信徒禱告外，當遇上一些較為陌生的信徒名字時，他更會主動向不同的傳道同工請教，獲得較為準確的資料之後，才為他們逐一代禱。<sup>36</sup> 既然胡恩德先生那麼相信禱告足以成為推動教會聖工的有利因素，<sup>37</sup> 難道在靈命成長的事上不需要更多的禱告來配合嗎？正因為胡恩德先生那麼重視禱告，因此，他不但多番提醒信徒要好好禱告，他更以具體的禱文內容協助信徒掌握禱告的事實。<sup>38</sup> 除了看重信徒個人在禱告方面的操練外，胡先生更提醒信徒應當為教會及聖工的發展代禱，因為這是一項無可替代的重要事奉，並且也是每一位信徒可以承擔的事奉。<sup>39</sup> 胡先生甚至認為，信徒若曉得好好為神的事情禱告，遠比許多外在可見的事奉活動還來得更重要呢！<sup>40</sup> 胡恩德先生一再指出，除了禱告可以叫教會的聖工更蒙受神的賜福外，<sup>41</sup> 信徒在解決個人問題或需要時也應以禱告來尋求主的心意，特別在教會聖工的取決上，信眾和事奉者更該以同心禱告的方式

---

<sup>36</sup> 參本文附有之 訪問稿（一），第12題答案，及 訪問稿（二），第2題答案。

<sup>37</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06-108。

<sup>38</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頁21、70。

<sup>39</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252。

<sup>40</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253。

<sup>41</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06-108。

來讓神的心意得以成就。<sup>42</sup> 為了讓信徒更明白禱告在屬靈領域的重要性，胡恩德先生曾經以會幕內香壇的注解來說明這件事，他說：「『香壇』所燒的香，其含意是：『願我的禱告如馨香的煙昇到神那』。『香』論禱告。『聖所』一面三件東西代表事奉，滿足神，最接近神的正是代表禱告的『香壇』。換言之，禱告的事奉可算是最深入最接近神的事奉，亦表示這個人和神有格外的交通別以為隱藏的禱告不是事奉，它確是一種聖工，當然於禱告是一種享受，亦是與主交通，但與此同時又是事奉，是工作，一般而言效率更高。其他事奉若缺少了禱告本不能成功。倘成功，則屬例外」。 <sup>43</sup> 既然胡恩德先生提到禱告能夠讓信徒和神有「格外的交通」，而當摩西在山上與神有親近的機會而令致自己的臉皮發光（出三十四29-35），難道那些透過禱告和神有親密交通的信徒不可以同樣在靈命上成長嗎？因此，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我們很容易看見胡恩德先生何等迫切地提醒信徒，務必透過禱告讓靈命得成長；他一再指出，禱告其實是成就神所喜悅的事奉的一種實踐！

此外，胡恩德先生實在明白信徒在禱告時的猶豫，除了具體為他們書寫出禱文，藉此引導他們實踐禱告外，他更樂意藉哈拿和馬利亞那份單純的禱告見證，來勉勵信徒該放膽在禱告時依靠主的恩助，這樣，願意禱告的信徒不但可以向神獻上蒙神悅納的禱告，更可以為神國度的拓展帶來一些不容被低估的貢獻！<sup>44</sup> 既然信徒無須害怕自己是否懂得如何禱告，唯一關心的就是放膽懷單純的心依靠主來禱告便可以了。對信徒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極具推動力的鼓勵。

---

<sup>42</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27。

<sup>43</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254。

<sup>44</sup> 胡恩德：《祂是信實的》（香港：宣道出版社，2002），頁149-150，158-159。

基本上，正因為讀經和禱告與信徒每天靈修生活不可分割，因此，胡先生提醒信徒，根據他個人的看法，早一點起床靈修不但具有足夠的聖經支持（可一35；詩一一九147），他更明言那些不願意正視早睡早起習慣的信徒，除了可能因為不理想的生活方式阻礙了美好靈修生活的發展外，他更明言這是一種屬於肉體的表現。<sup>45</sup>

總之，胡恩德先生深信，「讀經、祈禱」可以讓屬靈的果效得以延續和豐滿起來，因此，若信徒不願意在讀經祈禱方面好好追求，他是不可能於屬靈的領域上有佳美的進展和得。

### （三）以「被主所得」為屬靈的目標

既然胡恩德先生的屬靈取向屬於一種積極向前努力追求的模式，難道只有起步點和如何落實這兩方面的考慮嗎？此外，信徒該朝怎樣的方向追求才對呢？在落實有關目標時，胡恩德先生有沒有給予一些提示或獻議，好讓信徒更容易達標呢？

首先，讓我們先從胡恩德先生的角度理解「被主得」的意思是甚麼。胡先生根據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12節的教導指出，信徒努力追求的目標乃是「得基督耶穌所以得我的」，意即，並不是我們要從主那得多少福氣，或是我們自己可以得主多少，乃是我們整個生命均被主完全得了。因此，胡先生提到：「這個讓主『得』，不是我們得救的時候那種『得』，而是說主救了我們，是有一個特定的目標要達到的，現今我就是得這一點，使主能夠達到那個目標，讓主在我身上照祂的心意所願的有所得，並且完全得。如此便離開了『我所得』，而尋求『主所得』，因

---

<sup>45</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5。

為我要得是讓主有所得。不再是那個『我』在那裏，而是完全站在主那邊來看自己」。<sup>46</sup> 換言之，信徒在追求靈命進步的過程中，應該由一種專以自己為追求目標的想法，逐漸追求至讓主耶穌完全掌管自己生命這個目標。當信徒曉得凡事均順從主的心意作出考慮時，他在屬靈的追求上便越發容易接近該有的目標了。隨着這個願意讓主完全得着自己生命的追求路向，信徒同時也會樂意追求聖潔的生命，<sup>47</sup> 否則，他是不能達到「被主所得」的目標了。基於信徒必須在聖潔上作出追求，信徒便需要同時注重「對付自己」<sup>48</sup> 及「對付罪惡」的操練。<sup>49</sup> 胡恩德先生指出，當一個人願意被主打碎，更多學習捨己的功課時，他不但更容易達到「對付自己」的目標，他更明言：「我們捨己，在人面前越是軟弱，就在魔鬼面前越是剛強。我們越是肯在人面前柔軟，神的力量就把我們填滿，使面的人剛強。」<sup>50</sup> 為了讓信徒更容易掌握「讓主得」的意義，胡恩德先生清楚提到：「基督徒的人生，只作一件事，就是行神的旨意！決不作別的！一絲一毫都活在神的旨意，此為我們生活的態度。神的計劃廣大，既然祂喜歡把我們擺入祂的大計劃，我們該以這個為無上的光榮，無上的權利」。 <sup>51</sup>

---

<sup>46</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頁28-29。

<sup>47</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頁30。

<sup>48</sup> 參喜樂福音堂為胡恩德先生發行之胡恩德先生安息禮拜的光碟。多位在安息聚會發言的人士一再提到胡恩德先生如何在生命中實行捨己和克己的生活見證。

<sup>49</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37。

<sup>50</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32。

<sup>51</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227。

既然全心全意為主而活，讓主完全得 我們的生命是屬靈追求要達到的目標，那麼，信徒又該怎樣做才可以更容易達到這個目標呢？相信胡恩德先生以下的一段話可以清楚反映有關的建議：「尋求神的旨意，不是為我們私人的利益、安全、福氣和享受。尋求自我享受是我們生下來的原則，這個是必須扔清的。基督徒除撇棄罪惡外，也得扔掉那專一尋求享樂的心，然後我們才真正是基督的門徒——效法和跟從他 祂的十字架不僅取銷我們的罪惡和刑罰，同時又取銷我們的自己，我們自己的傾向和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切追求也同被撤銷 」。<sup>52</sup> 作為信徒，應當學習把自己的利益和期盼在神面前放下，願意完完全全按照主的心意而活，這便是達到被主得 這個目標的蹊徑了。若信徒真願意達到這個目標，他便應該懇切祈求主引導自己的思想，<sup>53</sup> 讓自己不再跟隨世俗的風氣而行，單單靠 聖靈的恩助，達致心意更新改變，這樣，信徒便不需要面對神不願接納其子民求問的那種痛苦（結十四1-5），<sup>54</sup> 相反，卻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是甚麼。<sup>55</sup> 當信徒可以按照主的旨意而行，他便在「被主所得」的事上明顯地進步了。

胡恩德先生之所以那麼強調信徒必須「被主得 」，因為耶穌基督才是一切勝利的根源。當信徒可以被主完全得 ，除了因為被主包圍而享受到諸般的好處外，也可以享受到一切的勝利，這樣，他便可以很容易按照神的意旨而行，很容易看見事奉的果效了。<sup>56</sup>

---

<sup>52</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142-143。

<sup>53</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163。

<sup>54</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148。

<sup>55</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163。

<sup>56</sup> 胡恩德：《默念祂的名》，頁28；《天路上的忠告》，頁271。

為了幫助信徒更容易達到「被主所得」的目標，胡恩德先生特別勉勵信徒該學習保羅的教導，透過那條「被基督的愛激勵了」的途徑，讓自己更願意把生命完全交在的手中。<sup>57</sup>

#### （四）小結

在開始本段落的討論時，筆者曾經以「不斷向前發展的路線」來描述胡恩德先生對屬靈取向所持有的觀點，相信透過上述從「屬靈的起點」、「屬靈的延續」及「屬靈的目標」這幾方面的探討，沒有人會反對筆者以這種「直線向前」的方式來描繪胡恩德先生所持的屬靈取向吧。然而，由於「不斷向前發展的路線」這個說法有非常積極向前的意味，因此，在作結論時若不就這方面提出論證，恐怕會有點美中不足。為了回應這個需要，各位只要參閱胡恩德先生所著之《靈程點滴》，便不難發現，胡先生對屬靈的事情之所以能夠那麼積極和進取，乃因為他根據彼得前書一章及約翰福音一章16節的教導，相信神已經為信祂的人賜下了豐滿的恩典，問題反倒在於信徒是否曉得懷一顆進取的心來支取而已。<sup>58</sup> 既然連進取追求的論據也擺在各位眼前，筆者深信，以「不斷向前發展的路線」這說法來形容胡恩德先生對屬靈事物的看法，應該可以成立吧。

---

<sup>57</sup> 胡恩德：《蘋果樹下》，頁268-270。

<sup>58</sup> 胡恩德：《靈程點滴》，頁8-9。

## 二 胡恩德先生的屬靈取向如何影響香港喜樂福音堂的發展

### (一) 以「清楚得救」作為信仰的判別

根據吳培炳先生的意見，由於胡恩德先生是在喜樂福音堂事奉年日最長久的同工，<sup>59</sup> 因此，他對喜樂福音堂的發展路向留下深刻影響絕不出奇。<sup>60</sup> 既然胡恩德先生那麼重視得救，因此，喜樂福音堂常以一個人是否清楚得救作為關心和判別的起點，是很自然的做法，故此，對任何進入喜樂福音堂的人士，堂會肢體必定會先關心他們是否得救的信徒。<sup>61</sup> 正因喜樂福音堂那麼重視得救，因此，在他們所看重的「主日學」之安排中，特意為新來到教會的人士預備了類似福音班性質的「啟導級」或「慕級主日學」，好幫助他們清楚相信耶穌的決定。除了主日學的課堂會重視討論得救的真理外，導師會利用課堂前後的機遇，透過個人工作的方式，有意幫助學員明白、相信福音的道理。而每年教會舉行的令會，更成了收割福音果子的好機會呢！<sup>62</sup>

由於關心學員的得救問題並不是容易承擔的事，因此，在胡恩德先生的影響下，喜樂福音堂喜歡採取近似「師徒制」的方式，「一代一代」把福音有效地傳揚下去。事實上，透過這種緊密關心得救問題的方式，喜樂福音堂的發展不但有明顯的成果，<sup>63</sup> 那些能

---

<sup>59</sup> 參考上文，得悉胡恩德先生在1932年開始在喜樂福音堂擔任傳道，直到胡恩德先生2005年返回天家計算，胡恩德先生在喜堂福音堂事奉約七十三年之久。

<sup>60</sup> 本文附有之 訪問稿（二） ，第30題答案。

<sup>61</sup> 訪問稿（二） ，第26題的答案。

<sup>62</sup> 訪問稿（一） ，第10題第6點答案。

<sup>63</sup> 訪問稿（一） ，第16題答案。

夠成為喜樂福音堂會友的信徒在信仰的事上都具備相當穩固的基礎。<sup>64</sup> 基於喜樂福音堂的信徒一般在得救上有較為全面的認識，這促使他們在信仰上獲得較為穩固的基礎，再加上胡恩德先生十分強調信徒應當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為主而活，以致李婉棠姊妹認為那些真是喜樂福音堂會友的信徒，理應在教內教外的環境均可以獲得好名聲才是。<sup>65</sup> 筆者也相當認同這樣的看法，因為若一位信徒對得救有正確的認識和經歷，同時，也願意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竭力地為主而活，相信這樣的信徒是不難獲得好名聲的。

若過分專注以「清楚得救」這個重點來作為判別信仰的基礎，則很容易在與別的信徒 體討論時產生張力或磨擦，<sup>66</sup> 再加上胡恩德先生認為洗禮並不與加入教會為會友有必然關係，<sup>67</sup> 這便容易導致那些移居他處的喜樂福音堂信眾不容易投入他們所在地區的教會了，胡恩德先生甚至不認同他們的弟兄姊妹在擔當其他教會的傳道人時，按相關堂會的要求而轉會。<sup>68</sup> 換言之，除非喜樂福音堂信眾繼續在他們原屬的聚會地方聚會和事奉，否則，若離開了喜樂福音堂聚會的地方，恐怕他們不容易和其他教會的肢體一起同工和配搭了。這樣的表現可能導致喜樂福音堂的弟兄姊妹不容易深入了解普世教會的真理。

---

<sup>64</sup> 按 訪問稿（一），第26題答案。李婉棠姊妹起初雖然參加了該堂七年之久後，才開始有人向她提及受洗歸主的事，李姊妹指出這是因為喜樂福音堂十分關心得救的問題，以致不急於為信徒施行洗禮。

<sup>65</sup> 訪問稿（一），第27題答案。

<sup>66</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02-104。

<sup>67</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89-194。

<sup>68</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92。

## (二) 以「獲得真理」作為信仰的培育

基於胡恩德先生深信研讀聖經是促進靈命成長的關鍵，因此，喜樂福音堂可說是採取「聖經路線」這個方向來面對發展。<sup>69</sup> 既然到教會來之目的純粹為了更多認識神及研習聖經，因此，吳培炳先生認為，這種看法令喜樂福音堂的信徒不會將心思放在其他的事物上，也許，這便是喜樂福音堂整體較喜歡採取低調處事方式的其中一個原因吧。<sup>70</sup> 另由於胡恩德先生相信講道是培育信徒靈命成長的關鍵，<sup>71</sup> 因此，喜樂福音堂在聚會地方的安排上，基本以較為簡樸和適合講解聖經聚會之用為考慮原則。由於喜樂福音堂沒有為信徒交誼之類的活動在地方上作出預備，每一寸地方均為了講道聚會而編排座位之用，因此，容易令信眾在聚會前後略有一點擠迫的感覺。<sup>72</sup> 雖然如此，吳培炳先生及李婉棠姊妹皆認為，喜樂福音堂的特色在於其會眾可以較其他堂會的會眾有多一些接觸和認識聖經的機會，<sup>73</sup> 再加上喜樂福音堂不論在哪一類型的聚會中，皆以非常嚴謹的方式講解聖經，因此，李婉棠姊妹認為，喜樂福音堂其實是一所很早便推行所謂「釋經講道」的堂會。<sup>74</sup> 況且，由於胡恩德先生喜歡一章一章地系統講解聖經，因此，喜樂福音堂的弟兄姊妹理應對聖經的教導有較全面和深入的掌握。<sup>75</sup> 若從正面的角度而言，喜

---

<sup>69</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03。

<sup>70</sup> 訪問稿（二），第7題答案。

<sup>71</sup> 訪問稿（二），第16題答案。

<sup>72</sup> 訪問稿（二），第4題答案。

<sup>73</sup> 訪問稿（一），第5題答案及 訪問稿（二），第5題答案。

<sup>74</sup> 訪問稿（一），第4題答案。

<sup>75</sup> 訪問稿（一），第4題答案。

樂福音堂的會眾理應在聖經真理上有相當基礎，同時，喜樂福音堂的創辦人美姑娘也在其通信中提到喜樂福音堂因此贏得了「屬靈的聲譽」。<sup>76</sup> 這樣的特質確實吸引了好些其他堂會的肢體慕名而來，為的是要在屬靈的事上得享造就。<sup>77</sup> 當李婉棠姊妹提到喜樂福音堂單單 重聖經的教導，甚至沒有 重時下教會圈中所流行的所謂「方法」或「技巧」，但仍然可以有不錯的發展，<sup>78</sup> 而感到欣喜的同時，李婉棠姊妹也擔心喜樂福音堂的發展若是過度迅速的話，恐怕無法給每一個成員提供周全的照顧和培育。<sup>79</sup>

假若剛才所提到的低調處事方式，真是喜樂福音堂十分 重教導聖經的後果，同時，也因為喜樂福音堂 重聖經講解而沒有為信徒預備相交活動的地方，李婉棠姊妹根據她個人的經歷指出，喜樂福音堂在關心信徒和來賓方面顯然不夠熱切。若信徒或來賓單單參加崇拜或講道的聚會，卻沒有機會透過主日學的場景和別的肢體有深入的接觸，恐怕這些信徒不容易投入喜樂福音堂的教會生活，更有可能在喜樂福音堂內經歷了一段游離的日子後，便隨流失去！<sup>80</sup> 此外，由於喜樂福音堂的信徒認為，他們的教會在聖經真理上有較全面的講解，因此，當他們因為移居外地而未能繼續參加香港的喜樂福音堂的聚會時，便不容易參與移居地的教會聚會了。若這樣的想法令他們與移居地的教會疏離，而這種情況又持續了好一段日子，恐怕會影響他們的靈命。

---

<sup>76</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32，美姑娘1953年的信件。

<sup>77</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20。

<sup>78</sup> 訪問稿（一），第5題答案。

<sup>79</sup> 訪問稿（一），附注第2點。

<sup>80</sup> 訪問稿（一），第16及17題答案。

### (三) 以「活出基督」作為信仰的表達

當胡恩德先生提到信徒應當追求達到「被主所得」時，那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教導，相反，乃是一種非常積極的提醒，因為當一個信徒真正完全被主得的話，他便不會再以世俗的眼光來尋求個人的私利或益處了，<sup>81</sup> 而是願意效法主的樣式來過活。當信徒可以在整個生命取向上完全以遵行神的旨意為念時，<sup>82</sup> 豈不更容易在生命中流露出基督的香氣來嗎？因此，基於「被主所得」這項屬靈追求教導，喜樂福音堂的信徒便更容易實踐「活出基督」。因此，若說「活出基督」這信仰的表達是喜樂福音堂對屬靈方面的重點，相信可以成立的。事實上，當吳培炳先生提到胡恩德先生認為怎樣才算是一種「理想的基督徒生命」時，他不諱言，胡恩德先生所著寫《給慕道的人》及《天路上的忠告》這兩本書已有清楚的說明。上述討論的根據來自《天路上的忠告》的內容，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胡恩德先生對「被主所得」的教導促使喜樂福音堂弟兄姊妹更願意在生命中「活出基督」。至於李婉棠姊妹，則認為胡恩德先生所謂的「理想的基督徒生命」，是指到信徒應當在生命中流露以下的三種特質：(1) 與主聯合；(2) 按主心意而活；(3) 討主喜悅（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行）。<sup>83</sup> 只要細心分析一下李婉棠姊妹所分享內容，不難看見那種「與主聯合」的生命並非一種純粹內向性的生命，相反，在達到與主聯合的一步後，蒙神喜悅的信徒便該按神的旨意而行。試問，當信徒願意凡事皆以討主喜悅為目標時，他又豈能不流露一份「活出基督」的生命特質來呢？因此，若說胡恩德先生所強調「被主所得」這個信念直接影響了喜樂福音堂眾肢體願意活出「活出基督」的生命模式來，相信沒有人會提出反對了。

<sup>81</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142-143。

<sup>82</sup> 胡恩德：《天路上的忠告》，頁227。

<sup>83</sup> 訪問稿（一），第28題答案。

值得留意的，當胡恩德先生 意透過「被主所得」的教導，帶動喜樂福音堂的信眾流露一種「活出基督」的蒙神喜悅生命時，其實，這樣的努力正好配合了喜樂福音堂在立會以來所強調之重點。當喜樂福音堂的創辦人美姑娘開始這個教會的事奉時，她以「我所喜悅的」的希伯來文（音譯「協西巴」或*Hephzibah*）作為教會發展的指導方向，為的是要幫助信徒可以走在神所喜悅的道路上。<sup>84</sup>各位可以想像到，當喜樂福音堂的信徒真願意採取這種「討主喜悅」的態度來生活及事奉時，他們為神所作的一切又怎可能不帶來美好之果效呢？難怪當李婉棠姊妹接受訪問時，她表示並不介意其他人因為不太明白喜樂福音堂所強調的屬靈路向，而作出一些不太恰當的評語，但她自己不但以作為喜樂福音堂的一員而感到自豪，亦深信她所屬的教會也有這樣的鼓吹，因為喜樂福音堂仍然努力幫助信眾及教會整體走在神的心意中，好成就討神喜悅的目標。

#### （四）小結

基於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胡恩德先生所持的屬靈取向基本上對喜樂福音堂信眾帶來了相當正面之影響，以致喜樂福音堂定意採取「得救與否」來作為靈命和事奉的基礎考慮。透過如此謹慎的安排，喜樂福音堂不但更容易從信徒的根本問題方面幫助他們立足在神的拯救上，同時也可以順 這個好的開始，幫助他們更正視靈命成長的迫切。此外，由於胡恩德先生身體力行地帶動了喜樂福音堂的信眾重視掌握聖經真理的迫切性，以致他們均看重在聖經中有所得的目標，當他們藉 渴慕真理的態度來追求時，便更容易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了。還有一點，當喜樂福音堂的信眾遵行聖經真

---

<sup>84</sup> 訪問稿（一），第30題答案。

理，也願意過「被主所得」的生活時，他們便更容易遵行聖經的真理了。當他們願意完全讓自己的「己」和主一同死去時，<sup>85</sup> 還有甚麼事物可以攔阻這樣的信徒去遵行神的心意嗎？假若喜樂福音堂信眾可以不讓那種因為重視聖經而帶來的所謂「低調」處理方式，而可能產生的負面情況所影響，反過來可以對其他肢體和來賓有多一點「人性化」的關懷表達，相信喜樂福音堂可以有更美好的發展。

### 三 個人回應

雖然本文的要旨是探討胡恩德先生所有的屬靈取向如何影響喜樂福音堂的發展，但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卻一再看見喜樂福音堂的創辦人美愛清姑娘的影子，特別透過胡恩德先生所表達的信仰觀點及其個人經歷的分享，我們清楚感受到這個事實。這並不是說，胡恩德先生在屬靈的領域中沒有他個人的獨特看法，相信他在喜樂福音堂七十多年的事奉中，他所持的觀點不可能完全和美姑娘的看法一致。<sup>86</sup> 然而，在胡恩德先生的教導和事奉中，美姑娘的影

---

<sup>85</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3-14。喜樂福音堂的創辦人美姑娘十分看重「與基督同死」的道理。另參喜樂福音堂為胡恩德先生發行之胡恩德先生安息禮拜的光碟。吳主光牧師一再強調胡恩德先生提醒他要學習「死的路線」，那就是在主面前「學死」的功課。

<sup>86</sup> 《我們的教會——「我所喜悅的」》，頁13-14, 30, 37, 174。由於美姑娘十分重視「與基督同死」的信念，因此，她不但習慣在信件上不作署名，連她一直患了甚麼病，他基本上無從得知，連胡恩德先生也只能對之猜想而已。相反，胡恩德先生在其分享中，雖然會先作致歉（參訪問稿（一），第2題答案），他還是樂意分享他的一點經歷，好作為講解聖經時的例證。藉此可以看見，雖然胡恩德先生深受美姑娘的影響，但胡恩德先生仍然有他自己的一些做法。

子卻仍然是那麼清晰可見，這對於所有全時間事奉神的人來說，真是帶來了一份非常鮮明的提醒。假若事奉者不曉得在屬靈的取向上有清楚的定見，他縱然可以在實踐事奉上十分勤勞地付出，但只可以有非常短暫的果效。相反，若堂會的事奉者曉得在勤勞履行各種事奉責任的同時，也以一種明確的屬靈取向來帶動會眾更具體親近主和事奉主，相信這種事奉的方式所發出來的影響將會深遠得多。<sup>87</sup>

誠如吳培炳先生所指，正因為胡恩德先生在喜樂福音堂有一段十分長久的事奉日子，因此，喜樂福音堂便可以貫徹原先創辦人美姑娘的屬靈取向。這讓我們看見，事奉者在堂會牧養的事上的委身程度，正好成為貫徹其屬靈取向的一項重要助力。因此，若負起堂會牧養的傳道同工能夠懷 堅忍的心長期承擔堂會牧養的事奉，其間可能產生的果效及影響是絕對不容被低估的。

除了屬靈領袖的屬靈取向可能構成堂會發展的影響因素外，相信堂會內有沒有鮮明的屬靈取向宗旨，也是一項不容我們忽略的事實。文中提到《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天路上的忠告》等書籍，並不能在坊間的基督教書局可以隨意購買得到，因為這些是喜樂福音堂供會友參閱的內部使用書籍。正因為喜樂福音堂的會友可以透過這些內部使用的書籍，清楚認識他們教會歷來所走過的發展階段，他們更可以從中明白自己的教會整體對屬靈事情有怎樣的看法，這便令致他們在屬靈的追求上可以有明確的方向作為依循了。當整個喜樂福音堂的 體皆願意朝向相同的屬靈方向作出努力時，他們不但可以更容易達成同心合意的目標，而那種同聲同氣的特質更可成為他們把力量匯集起來推動聖工的黏合劑，如此，

---

<sup>87</sup> 訪問稿（二），第30題答案。

他們便不需要像其他堂會一樣，常常要在冗長的會議中處理一些關乎基本路向的問題。若從近代管理學的角度看，喜樂福音堂透過有關的內部著作，其實已將他們在屬靈取向領域上的「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 很清楚擺放在信眾的心目中，這樣的屬靈指導方式便構成了喜樂福音堂在拓展事工時的正面助力。因此，若堂會牧者也願意他們的事奉可以更見果效的話，相信便需要從喜樂福音堂及胡恩德先生的身上學習了，透過清楚的表達方式讓普羅信徒知道教會該朝哪一個屬靈的取向進發，相信這樣的安排一定會有助堂會落實牧養的事奉，同時也可以成為堂會向前發展的指引。

最後，筆者嘗試從「教會觀」的角度，分享胡恩德先生及喜樂福音堂整體在屬靈取向的潛能。胡恩德先生提到喜樂福音堂信眾其實不會像其他教會或堂會信眾那樣，強調自己是屬於某某「會」，甚至那受洗成為喜樂福音堂成員的信徒，其實也不是加入了喜樂福音堂這個所謂「會」。胡恩德先生堅持喜樂福音堂只不過是普世教會的一個部分及一個具體的彰顯。<sup>88</sup> 而那些所謂喜樂福音堂的地點只不過是一些用來舉行聚會的地方。胡恩德先生這樣教導喜樂福音堂的信徒：「若別人問你是那間教會的，你回答說：『我是在喜樂福音堂聚會的』便是了」。 <sup>89</sup> 相信胡恩德先生這看法是對中國教會過去的宗派問題所作出的一種反響，目的是要讓信徒可以免去堂會與堂會之間的不必要爭端，反過來，眾人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拓展神的國和神的義的事情上。雖然胡恩德先生表示，香港早期的主要公會及福音堂所持的信仰皆是純正的，<sup>90</sup> 但由於喜樂福

---

<sup>88</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93。

<sup>89</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89。

<sup>90</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91-92。

音堂害怕在一些聯合的組織或聯合的活動中可能觸犯了「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轡」的聖經原則，<sup>91</sup> 故此，除了喜樂福音堂的傳道人會和其他的信徒 體有所接觸外，<sup>92</sup> 喜樂福音堂信眾基本上不多與別的信徒 體彼此聯絡，甚至他們不打算理會別的教會或堂會怎樣行事。喜樂福音堂在胡恩德先生的帶領下，唯一關心的就是要幫助信眾可以走在討神喜悅的道路中，這樣，喜樂福音堂便可以向來所看重的「協西巴」。<sup>93</sup> 若從正面的角度而言，喜樂福音堂在胡恩德先生的影響下堅持走在神所喜悅的道路上，這與其創立宗旨十分相符。然而，若喜樂福音堂真願意留心胡恩德先生對教會真義的看法，若能夠多與一些信仰純正的信徒 體或堂會相交，甚至一起推動聖工，相信喜樂福音堂信眾不但認識聖經所提到教會的真理，而喜樂福音堂及胡恩德先生在屬靈上的正面影響，勢必成為不少堂會和信徒的幫助。筆者當然明白喜樂福音堂在胡恩德先生的影響下，何等不願意觸犯「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轡」的教導，但既然胡恩德先生相信，除了喜樂福音堂以外，還有別的信徒 體也持有純正信仰，那麼，若連這些持守純正聖經信仰的主內弟兄姊妹也不願意多與之交往，會否令致喜樂福音堂信眾容易落在一種過分「內向」或「內聚」的境況呢？筆者也深深感受到一方面要避免落入「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轡」的危險中，一方面要讓喜樂福音堂的信眾更明白「我信聖而公之教會」這個事實，的確不容易辦。但若這樣的嘗試能令喜樂福音堂信眾可以對教會觀有更全面和符合聖經的了解，相信這值得喜樂福音堂的領袖思考該如何幫助信徒更明白聖經教會觀的教導。

---

<sup>91</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73，138，150 151，233。

<sup>92</sup> 《我們的教會 「我所喜悅的」》，頁149。

<sup>93</sup> 訪問稿（一），第30題答案。

作為本文的結語，胡恩德先生對屬靈取向那積極的態度不但影響了喜樂福音堂的發展，其實也成了堂會牧者在履行事奉上的重要參考。若喜樂福音堂的信眾可以和更多信徒 體有接觸，讓他們彼此之間有學習屬靈取向的機會，相信對整體華人教會的發展將帶來重要之建樹，這亦符合廣大的信眾是在基督的身體內互為肢體的事實了。

All Right Reserved

## 訪問一

### 李婉棠姊妹訪問稿

訪問時間：2006年3月17日（禮拜五）下午2:45-3:55

1. 姓名：李婉棠            性別：女            信主年日：約43年  
在喜樂福音堂的年日：約1964年開始；曾參與的單位堂：深水 堂  
在喜樂福音堂的事奉：約1967年開始；類別：主日學老師、執事  
在喜樂福音堂參與的現況：  
因需要照顧年老母親，集中在主日敬拜及事奉  
在喜樂福音堂的生活中值得一提的一些事件：  
教會重視主日學，但李姊妹卻因為家庭反對參加教會，所以她在青年時期開始聚會，沒有機會像其他人可以從主日學接受栽培。
2. 若請你以三數句說話來刻劃胡恩德先生所有的屬靈取向或屬靈特質，你會怎樣表達？原因何在？
  - \* (1) 胡先生是個較為低調或隱藏的人，甚少提到自己個人的經歷或見證，縱使必須提及，往往會先行致歉，然後才講論有關事情（李婉棠女士提到自己在教會內參與了好一段日子之後才確知誰是胡師母）。
  - (2) 胡先生以個人的生命榜樣默默勉勵信徒重視個人的追求及讀聖經。
  - (3) 胡先生勉勵信徒要追求聖潔生活。
3. 請簡略介紹一下喜樂福音堂的歷史或發展經過？
  - \* 李婉棠姊妹認為自己因為沒有在這方面的思想上多作留意，所以不適宜為喜樂福音堂的發展作出回答，李姊妹提議可請教喜樂福音堂一位資深的傳道同工吳培炳先生，也許可以獲得更為準確的資料。（筆者計劃於2006年3月26日〔禮拜一〕訪問吳培炳先生，也許到時可以獲取所需資料）

4. 若有人想知道喜樂福音堂的特質是甚麼，你會作出怎樣的回應？
  - \* 喜樂福音堂可說是較為保守，到了現今還是男女分坐。在講道及教導的事情上則非常嚴謹，喜歡踏實地一章一章地把聖經講解。雖然近期提倡所謂「釋經講道」，但喜樂福音堂無論舉辦甚麼聚會，皆是非常踏實的釋經講道。另喜樂福音堂十分 重主日學，為所有年齡的信徒設立主日學。
  
5. 喜樂福音堂的信徒有何特別之處？和其他教會的信徒有何異同呢？
  - \* 喜樂福音堂只重視聖經教導，並不像其他信徒 體那麼重視所謂「技巧」或「方法」，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樣會狹窄了一點，但喜樂福音堂仍然可以有發展的。
  
6. 你認為胡恩德先生在屬靈的領域中最看重哪一件事情？原因何在？
  - \* 胡先生很重視禱告。
  
7. 為何喜樂福音堂的信眾會喜歡採取一種較為低調的處事方式？
  - \* 我不敢肯定，可能因為這是胡先生的個人學習吧，認為教會的主要責任是帶人認識主，因此，不必有任何吹噓的做法。雖然教會不斷發展，但教會不會重視數點人數，免得好像《民數記》所提到的那些神不喜悅的事會出現（雖然有確實受浸人數記錄）。事實上，到了現今，深水 堂用一些紙張把教會的名字寫上，然後貼在向街的窗口，正因為連固定的招牌也沒有，有時難免令一些外人不容易尋到深水 堂（可能其他的喜樂福音有招牌吧）。另據聞在過往的動盪日子中，可能有些不良的份子會混入教會另有企圖，因此，胡先生喜歡採取較為低調的處事方式，免得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李姊妹相信胡先生的取向影響了喜樂福音堂在處事方面的表現吧！
  
8. 請問胡恩德先生對神有怎樣的看法？
  - \* 基於在教會內有好一段日子的體會，李姊妹感到胡先生在年輕時好像多看重神的偉大和威嚴，以致較 重提及嚴謹和敬畏這兩方面，但到了胡先生晚年的講道，則好像把 重點較移放在神的愛方面。

9. 喜樂福音堂以哪一種行政運作方式來安排堂務及聖工之拓展？其特色又是甚麼呢？

- \* (1) 教會十分尊重傳道人（傳道人沒有上班或放假時間，另他們的工作地點也不一定在教會），讓傳道人帶領教會發展，作執事的則主要協助分擔事務方面的安排，但不會具體分部，教會每月會舉行常務會議，為各項事情作出安排。教會亦有一些幹事同工協助處理日常事務。
- (2) 傳道人彼此間不但處於平等的地位，他們也憑信心生活，教會沒有發固定的薪酬給傳道人，當教會支付了各項支出之後，餘下的款項便讓傳道人平分使用。傳道人一向沒有甚麼缺乏，李姊妹曾聽聞，胡先生在戰亂的日子曾經有一次把一柄斧頭賣掉用來換錢。

10. 喜樂福音堂和一般的基督教教會或堂會有何異同？

- \* (1) 聚會時採男女分坐方式。
- (2) 不勸捐，只設奉獻箱，講台也少提奉獻的事，只教導信徒該把自己奉獻給主，教會還是蒙受神的供應。
- (3) 十分重視講台的宣講。
- (4) 教會不容易支持一般福音機構，但每月必定撥出十分一收入支持帶領猶太人歸主的福音工作。
- (5) 聚會以簡單為主，主席負責領詩及講道，沒有詩班，若講員是外邀的，才會安排主席協助帶領。
- (6) 在主日學中安排類似福音班的「啟導班」或「慕級主日學」幫助慕道朋友相信主。除了在課堂上講福音外，也有不少事奉人員在課堂前後以個人工作方式幫助慕道朋友明白福音，到了每年的夏令會便收割。

11. 在教會生活的落實上，喜樂福音堂採取甚麼路線？原因何在？

- \* 採較為保守的取向。

12. 請以一次最深刻的經歷來介紹胡恩德先生所有的屬靈取向或特質。

- \* 李姊妹對胡先生較為深刻的印象是胡先生在講台及帶領夏令會的宣講事奉。另李姊妹又會視胡先生作為屬靈父親。一次，當李姊妹在擘餅聚會時好像沒有感覺和領受，因而請教胡先生，胡先生只是鼓勵她抽出時間在教會好好為此事禱告。有時也會透過信件請教胡先生的意見。李姊妹也深信胡先生常常在禱告記念每位信徒的需要。

13. 若以傅士德（袁志達譯《屬靈傳統禮讚》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1年）提到的七種屬靈傳統作為考慮，你認為胡恩德先生的取向較接近哪一種傳統？原因何在？

\* 筆者沒有機會發問

14. 你認為胡恩德先生對「稱義」、「得救」及「成聖」這三個重點有怎樣的看法？胡恩德先生會怎樣看這三個重點的相互關係？原因何在？

\* 不敢肯定以下看法是否胡先生的看法（因為曾參考其他資料）。「得救」是指人願意憑信帶悔改的心投靠主。「稱義」則與「得救」同時發生的事，是指在神的眼看願意信靠主的人無罪。至於「成聖」，當人願意信靠耶穌為救主，他便已經站在聖徒的地位上，但信徒卻必須繼續追求過聖潔的生活，讓聖靈帶領，一生走在神的心意中。

15. 胡恩德先生對「禱告」及「敬拜」有怎樣的看法？能否以一些實例作為佐證？

\* 李姊妹認為，教會是以每主日的擘餅聚會來讓信徒敬拜主，由於在聚會時沒有主席，因此，信徒容易按聖靈的感動帶領詩歌、禱告或分享。胡先生所著之《桌前默想》，可以反映他的看法。一般由弟兄領禱開始，然後自由開始敬拜。偶爾當信眾的靈性未必處在最佳的狀態時整個聚會便會以唱詩為主。

16. 胡恩德先生認為教會該採取怎樣的方法或方案培育信徒成為更屬靈和討神喜悅的人？

\* 胡先生十分重視聖經的分解，偏向以一種「一代傳給一代」的方式來延續教會的發展，因此，教會不常有不是喜樂福音堂的成員擔負起傳道人之服侍。另由於胡先生沒有太多論及肢體相交生活，因此，造成教會肢體之間的交往不夠熱情。青年成員雖然每月均會有一次交通聚會，主要以分享形式進行，卻甚少以飲食或其他活動的方式進行。若有人沒有參加主日學，單單參加聚會，不一定容易投入教會，也未必容易獲得別人的關注。

17. 試簡潔分享你在屬靈旅程中的經歷？

\* 正如上一題提到的，由於喜樂福音堂信眾較為低調及不大熱情，因此在起初數年，李姊妹基本上是處於一種游離的狀態中，及後透過在不同的令會的講道而獲得激勵和成長，逐漸在事奉上有所參與，及後更有機會參與執事的事奉，從而更多了解教會的情況。然而，由於低調的取向，並沒有太多信徒得悉她是教會的執事。現時由於要照顧年長的母親，因此，在教會的參與及事奉主要是崇拜及教主日學。

18. 你剛才所提的屬靈經歷和胡恩德先生及喜樂福音堂有沒有甚麼相關之處？

\* 應該有的，因為胡先生所重視的事，定會產生影響。

19. 胡恩德先生對「罪」的問題有怎樣的看法？他認為該作出怎樣的處理？

\* 胡先生對罪的問題十分認真，看重人首先向主承認，同時也常常教導信徒若得罪了人應當道歉（若對方不知道有關的問題，則不必勉強作出道歉）。至於教會如何處理關乎懲戒或革除會籍的事，因為不多見，況且教會向來在這方面沒有太透明的處理，因此，一般信徒未必知道有類似的事情，唯一知道就是某些成員不繼續在教會聚會而已，教會不會公開報告。到了李姊妹成為執事之後，她才對有關事宜多了解一些。雖然一般信徒未必明白教會如何處理有關事宜，但由於信眾均十分相信傳道人的行事，因此，沒有為喜樂福音堂帶來甚麼困難。

20. 胡恩德先生認為信仰和生活有甚麼相關之處？

\* 沒有機會發問

21. 胡恩德先生認為「屬靈」的意義是甚麼？

\* 沒有機會發問

22. 若從喜樂福音堂的角度看，「屬靈」指甚麼？

\* 沒有機會發問

23. 胡恩德先生在屬靈取向的表現，與中國哪一家哲學的論說較接近呢？
- \* 相信不應該作出這樣的比較，事實上，也不容易作出比較。若勉強要作出比較，李姊妹認為胡先生的看法較為接近儒家的看法吧，因為胡先生十分重視人際關係及家庭的責任，不過，李姊妹認為胡先生一定不樂意和這些所謂哲學拉上關係。
24. 對於「安靜默想」、「獨處」等的靈命操練，胡恩德先生有何意見？
- \* 胡先生看重信徒應當在獨處和安靜的事上有操練，胡先生更鼓勵信徒該爭取時間安靜及靈修，特別在夏令會期間，胡先生尤其鼓勵信徒學習安靜和靈修。
25. 胡恩德先生認為怎樣才是蒙主喜悅的信徒？
- \* 沒有機會發問
26. 根據喜樂福音堂的傳統，怎樣的信徒才算得上是有美好屬靈表現的信徒？能否引述喜樂福音堂的一些事件來說明？
- \* 喜樂福音堂十分關心一個人的得救問題，在為信徒施浸的事上也十分謹慎。李姊妹起初雖然在喜樂福音堂有七年的參與，也沒有人提她要接受洗禮。另喜樂福音堂十分重視主日學的事工，導師及傳道人透過主日學觀察信徒有沒有美好靈性表現，若認為適合，才會提議參與事奉。
27. 胡恩德先生如何理解「入世」、「出世」等課題？這對喜樂福音堂的發展有何影響？
- \* 胡先生十分強調信徒應在崗位上好好為主而活，因此總的而言，真正是喜樂福音堂的信眾理應有好名聲，因此，胡先生不認同像佛教提倡的那種所謂「出世」思想。
28. 胡恩德先生認為「理想的基督徒生命」是怎樣的？可否例舉說明？
- \* (1) 與主聯合。  
(2) 按主心意而活。  
(3) 討主喜悅（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29. 喜樂福音堂採用哪一種教會運作體制？如何實行？有沒有具體事例說明？

\* 沒有機會發問

30. 若按你的看法，胡恩德先生對喜樂福音堂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能否引用一兩件事蹟加以說明呢？

\* 胡先生竭力幫助喜樂福音堂走在創辦人美愛清姑娘所看重的方向，力求幫助教會行在合神心意及討神喜悅的道路上。雖然喜樂福音堂沒有否定其他教會的做法，但胡先生努力帶領喜樂福音堂信眾走在合神心意又行神意的道路上，正如教會成立的時候十分重視「協西巴」"Hephzibah"（希伯來文指「我所喜悅的」）這個字所指的那樣。

All Right Reserved

附注：(1) 由於李姊妹能夠接受訪問的時間有限，所以在發問的時候筆者不得不把一些近似的問題擱置，好把握時間提出一些為重要的問題。

另本訪問未經李姊妹斧正，乃筆者之手稿。

(2) 李姊妹在回答時多番表示不敢肯定所說的是胡先生的看法。另她一方面為喜樂福音堂的發展感到欣悅，但她又擔心人那麼多，導師與傳道人能否對每一位肢體提供週全的照顧。

\* 編按：作者以第三人稱語調撰寫受訪者的回答。

## 訪問二

### 吳培炳弟兄訪問稿

訪問時間：2006年3月20日（禮拜一）下午2:15-3:15

1. 姓名：吳培炳      性別：男      信主年日：約43年  
在喜樂福音堂的年日：約41年；曾參與的單位堂：深水 堂  
在喜樂福音堂參與事奉年日：約30年；類別：主日學老師、執事、傳道  
現時在喜樂福音堂的崗位：傳道  
在喜樂福音堂的生活中值得一提的一些事件：在喜樂福音堂清楚蒙恩得救的道理，特別在夏令會中獲得美好的屬靈成長。
2. 若請你以三數句說話來刻劃胡恩德先生所有的屬靈取向或屬靈特質，你會怎樣表達？原因何在？
  - \* (1) 胡先生十分重視講解聖經，同時更採取一種以身作則的方式來勉勵信徒，不但要留心聽從聖經的教導，更該把聖經的道理全都實行出來。
  - (2) 胡先生十分重視祈禱，他願意仔細並全面地為弟兄姊妹禱告，因此，他在按 洗禮名單為信徒逐一禱告時，常常會向其他同工查詢不太認識的成員的情況，好為他具體地代禱。
3. 請簡略介紹一下喜樂福音堂的歷史或發展經過？
  - \* 創辦人美姑娘原先期望，透過查經班讓不同教會的姊妹可以獲得更穩固的聖經學習，從而在他們所屬的聚會地方繼續透過查經的方式，幫助更多信徒獲得美好的成長。後來因為參加查經班的婦女之親屬也喜歡參與查經班，漸漸地，深水 堂便告成立了。稍後在元朗、紅磡、官塘、彩虹及長沙灣等地區也設立聚會地方。（由於喜樂福音堂沒有刻意在發展過程中有怎樣詳盡的記錄，因此，吳先生未能準確說出每一處喜福音堂聚會地方成立及發展細節）

4. 若有人想知道喜樂福音堂的特質是甚麼，你會作出怎樣的回應？
  - \* 由於喜樂福音堂十分 重宣講聖經的事奉，不太重視其他類型的康樂活動，因此教會在設備及地方的安排上，主要以簡樸及實用的原則配合舉行聚會之用，有時難免會令參加者有一點擠迫的感覺。若說教會主要以傳揚福音及培育靈性作為整個事奉的取向，相信也是正確。
  
5. 喜樂福音堂的信徒有何特別之處？和其他教會的信徒有何異同呢？
  - \* 相信與一般信仰純正的信徒 體沒有太大的分別，唯一不同的，便是喜樂福音堂的信眾有較多接觸和理解聖經的機會！
  
6. 你認為胡恩德先生在屬靈的領域中最看重哪一件事情？原因何在？
  - \* 由於胡先生早年對於「得救」的問題多有尋索和思想，因此，他在這方面有一份相當強烈的關注。除了得救的問題外，胡先生也十分看重培育靈性的服侍。
  
7. 為何喜樂福音堂信眾會喜歡採取一種較為低調的處事方式？
  - \* 相信不是刻意採取所謂低調的方式，但喜樂福音堂信眾不會採取所謂高調的做法，反正我們主要的目標是認識神及學習聖經的真理，又不是將心思放在其他方面，那又何需有甚麼高調的表達。再者，我們一生主要的任務是學習捨己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教導，那很自然便會偏向較為低調的行事方式了。
  
8. 請問胡恩德先生對神有怎樣的看法？
  - \* 胡先生十分敬畏神，對神十分認真，他會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

9. 喜樂福音堂以哪一種行政運作方式來安排堂務及聖工之拓展？其特色又是甚麼？

- \* (1) 主要由傳道同工安排各種聚會，其他的庶務則由幹事及堂役分擔。
- (2) 除了全職的傳道同工外，教會還設有長老及執事的事奉崗位，執事可說是信徒的領袖，而長老則可由信徒領袖或傳道同工來承擔。胡先生也是喜樂福音堂的一位長老，在他返回天家之後，喜樂福音堂暫時沒有長老。喜樂福音堂每月開會處理教會事務，執事的人數必定比傳道同工的人數多一點，以致可以更有效地推行各項聖工。

10. 喜樂福音堂和一般的基督教教會或堂會有何異同？

- \* 相信多有機會聽聞聖經的講解和信徒多獲提醒該遵行聖經的真理！

11. 在教會生活的落實上，喜樂福音堂採取甚麼路線？原因何在？

- \* 相信從教會名字的原意可以反映出這個事實，因此，教會 意鼓勵信徒務必成為神所喜悅的人，在遵行真理的過程中，並不是採取一種律法主義的方式，乃是懷 一顆禱告的心仰望神的恩助來實行。這樣，信徒不但在履行真理時不會感到吃力，更可以容易達到蒙神喜悅的目標。

12. 請以一次最深刻的經歷來介紹胡恩德先生所有的屬靈取向或特質。

- \* 胡先生十分樂意在「捨己」和「謙卑」方面作出追求，他甚願意放下個人的面子來學習。吳培炳弟兄還記得自己仍在初中階段，在一次夏令會中，大會在自由時段增設了一個禱告會讓各人自由參與，吳弟兄則在那段時間和其他少年人享受下棋的樂趣。剛好胡先生到達營地，胡先生詢問吳弟兄等人為何不參加禱告會。這令致吳弟兄及其他少年人急忙把棋子收拾好，並匆忙地跑去參加禱告會。後來，當胡恩德先生知道有關的禱告會是容許弟兄姊妹自由參加的後，胡先生竟然親自在晚上走到宿舍向吳弟兄及有關的少年人道歉及加以安慰。藉此便可以反映出胡恩德先生是個何等願意在屬靈方面有所追求的人了。

13. 若以傅士德（袁志達譯《屬靈傳統禮讚》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1年）提到的七種屬靈傳統作為考慮，你認為胡恩德先生的取向較接近哪一種傳統？原因何在？

\* 相信這是不可能作出回答的事了，因為胡先生根本不想自己跟從哪一個傳統，他也不想創立甚麼所謂傳統，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跟從全部聖經的教導而行，縱然聖經在關乎「警告」和「安慰」方面的信息偶爾出現一些不容易作出協調或解釋的地方，他仍然不願意好像某一些傳統的做法一樣，勉強要將聖經的解釋作出妥協，好讓有關傳統能以一種一致的方式出現。換言之，胡先生唯一看重的就是完完全全按照聖經的教導行。（胡先生在講解聖經時也曾提到不同神學觀對某一段聖經的註釋，無論是哪一個學派或傳統，只要有相關的解釋符合聖經真理，他均願意接受，相反，若勉強作出妥協性之解釋，他則不會接納。）

14. 你認為胡恩德先生對「稱義」、「得救」及「成聖」這三個重點有怎樣的看法？胡恩德先生會怎樣看這三方面的相互關係？原因何在？

\* 胡先生雖然十分重得救，但他和一般教會的看法並沒有太多的差別。胡先生採因信稱義的看法。當一個人真的得救了，他便處在一種聖徒的地位上，但他卻必須透過繼續捨己背十字架跟從主的方式來達致成聖的目標。

15. 胡恩德先生對「禱告」及「敬拜」這兩個重點有怎樣的看法？能否以一些實例作為佐證？

\* (1) 胡先生十分看重禱告，他特別勉勵全時間的事奉者必須花上時間好好禱告，因為這是事奉中重要的部分。

(2) 在喜樂福音堂的聚會安排中，主日的講道聚會每禮拜只有一次，但擘餅聚會則有多次，務求讓所有信徒，特別是參與事奉的信徒可以有機會敬拜和紀念主，胡先生再三勉勵信徒要好好敬拜和紀念主。

16. 胡恩德先生認為教會該採取怎樣的方法或方案培育信徒成為更屬靈和討神喜悅的人？

\* 胡先生認定講道是培育信徒靈命的關鍵因素，另亦會透過不同令會的機會，鼓勵導師透過個人工作，關心參加者是否已經蒙恩得救，另幫助那些已清楚得救的信徒在靈命上追求，特別要關心信徒有沒有穩定和美好的靈修生活。透過這種服侍，信徒便可以更容易在靈命上獲得美好的成長。

17. 試簡潔分享你在屬靈旅程中的經歷？

\* 初中的時候可說是初信的階段，在喜樂福音堂內開始有所參與，後來離港前赴加拿大升學八年，返港後任教中學，同時參加喜樂福音堂的聚會及事奉，在過去的十六七年間則擔負起喜樂福音堂傳道的事奉。

18. 你剛才所提的屬靈經歷和胡恩德先生及喜樂福音堂信眾有沒有甚麼相關之處呢？

\* 獲得很大的幫助。若不是因為胡先生的代禱及常常給予適切的提點，我可能在信仰上沒有那麼穩固的發展了。

19. 胡恩德先生對「罪」的問題有怎樣的看法？他認為該作出怎樣的處理呢？

\* 信徒理當追求聖潔，必須知罪、悔罪和離罪，因此，若信徒得悉有罪的出現，必須認真對付罪，假若對人有所虧欠，必須具體賠罪和道歉。另也常常在在思想方面有所儆醒，免得落入罪中。

20. 胡恩德先生認為信仰和生活有甚麼相關之處？

\* 胡先生認為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分割的，他特別重家庭崇拜的實踐，當他和家人在外國時，若沒有機會前往教會聚會，他們必定按時舉行家庭聚會。另胡先生也常常備有單張，好把握機會傳揚福音。

21. 胡恩德先生認為「屬靈」的意義是甚麼？

\* 所謂「屬靈」是指屬乎聖靈，也指信徒時刻願意遵照神的聖道而行的意思。

22. 若從喜樂福音堂的角度看，「屬靈」意指甚麼？

\* 只要人願意相信耶穌為救主，聖靈便在他的心中工作，使他成為一個屬靈的人，而他卻必須按照聖經的教導繼續追求靈命成長。

23. 胡恩德先生在屬靈取向上的表現，與中國哪一家哲學的論說較為接近？
- \* 胡先生在講道的時候也會引用一些中國的古語，但較多引用的應該是儒家的教導，胡先生在禮貌和如何處世的事上多有提及。雖然胡先生不可能屬於哪一個中國哲學論說的支持者，但他的想法可能較接近儒家的看法！
24. 對於「安靜默想」、「獨處」等的靈命操練，胡恩德先生有何意見？
- \* 胡先生雖然沒有刻意提及這方面，但他卻以自己的生命榜樣說明這些屬靈操練是十分重要的，特別在為信徒恆切代禱上，胡先生更顯明他對這方面的看法。
25. 胡恩德先生認為怎樣才是蒙主喜悅的信徒？
- \* 簡單而言，只要信徒願意跟從全部聖經的教導而行，他便成為蒙主喜悅的信徒了。
26. 根據喜樂福音堂的傳統，怎樣的信徒才算得上是有美好屬靈表現的信徒？能否引述喜樂福音堂的一些事件作為說明？
- \* 首先，有關的信徒必須清楚信主得救的事，藉以開始成為一個屬靈的人。然後便需要在思想為人方面作出相稱的追求，只要他願意切切實實的遵行真理，經過教會領袖的觀察，若認為適合，便會提議他在事奉上開始有所學習。在學習事奉的時候，先在一些事奉者身跟從旁觀摩，然後才開始學習成為助教的角色，協助帶領小組，及至有理想的表現，稍後便可以正式擔負起事奉的責任了。
27. 胡恩德先生如何理解「入世」、「出世」？這對喜樂福音堂的發展有何影響呢？
- \* 胡先生不可能接受有甚麼「出世」、「入世」這種分野，因為他十分留意世事。遇有甚麼天災人禍的報道，他會鼓勵信徒為需要的人代禱。
28. 胡恩德先生認為「理想的基督徒生命」是怎樣的？可否例舉說明？
- \* 相信參考胡先生所著之《給慕道的人》及《天路上的忠告》這兩本書的內容，便可以理解胡先生對這個課題的看法了。

29. 喜樂福音堂採用哪一種教會運作體制？如何實行？有沒有具體事例說明？

\* 沒有機會討論，吳先生一時間也未能找出一份喜樂福音堂的會章給筆者參閱。

30. 若按你的看法，胡恩德先生對喜樂福音堂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能否引用一兩件事蹟加以說明？

\* 胡先生是喜樂福音堂任期最長的一位傳道同工，因此，無論他的講道或生命榜樣，均對教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影響。相信胡先生的影響也遍及香港其他的教會。

All Right Reserved

補筆：(1) 吳先生提到喜樂福音堂並不重視一些數據或記錄的處理，因此，無法準確地提說喜樂福音堂過去經歷怎樣的發展路徑，雖然有洗禮名單的資料，但這並不一定和喜樂福音堂的現況有甚麼相關。

(2) 吳先生在接受訪問時基本上以較為簡潔的方式作出回答，讓筆者感受到那種低調的處事作風。

\* 編按：作者以第三人稱語調撰寫受訪者的回答。